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百家公案 第四十回 斬石鬼盜瓶之怪

斷云：怪異偷將金器具，神靈顯報斷分明。

包公一點精英鑒，萬變妖魔何處逃。

傳說有鄭秀才者，名寬，開封府人。家道饒足，最勤力學，每夜自處一室讀書，至二三更方睡。忽一夕，有人叩門聲。寬問：「是誰？」門外應聲曰：「有客拜見。」寬開門，但見一秀才，面目俊偉，鬚眉清秀，與寬長揖。寬延之坐定，秉起明燭，問：「客來何處？」客答道：「姓石名呼為處士，與君皆鄰里也。聞君書聲朗朗，逕來訪君。」寬與之議論良久，見其語話極灑落，心甚敬之。語至二更，遂別寬而去。

自此每夕往來，與寬清談，甚相投合，寬敬其為人，一夕以金瓶貯酒，盛設佳餚，與處士對席而飲。酒至數巡，寬起而語道：「久聆清誨，未嘗有忘，今與君相交亦熟矣，難得今夜清風徐來，明月初升，有酒盈樽，豈可虛度良夜？見君言語清麗，多博古典，想必善佳作，望弗辭示教，以敘此情，豈不快哉？」處士見寬人物軒俊，知其善詩者，遂答道：「蒙盛設相待，愧我無杜陵之才，吟來反貽君之笑耳。」寬道：「足見弘學，更勿推托。」處士於是席上執杯吟道：月色連窗夜氣清，與君相遇葉同聲。

只愁識得根因處，虛負今宵雅愛情。處士吟罷，鄭寬撫掌笑道：「詩誠妙矣，只是結句太窄，今將與君長為伴矣，何至便有虛負之情？」亦依韻和吟一首：秉燭相談話更清，徐徐席上動風聲。

今宵盛貯金瓶酒，要證平生夙昔情。

處士聽罷，亦笑答道：「君才尤捷，小子非其敵也。」二人飲至二三更而去。

至第四夜，乘月明，石處士又來叩門，與寬道：「日前蒙賜佳釀，盛意難忘，今寒舍新曲已熟，願邀君步月而往，同飲一杯，少款情話，可否？」寬諾之，石處士遂與之同行到其家。

但見野徑縈迂，茂林修竹，中有瑣窗朱戶，如神仙境界。石處士遂呼小童安排筵席，把杯同飲，沉醉而返。寬歸，癡迷如夢，數日方醒。自此處士往來無間，時或宿於寬家，寬視之如舊知，並無疑忌焉。

忽一夕，處士與寬同榻而睡。處士伺寬熟睡，密盜其箱中金瓶而去。天明寬睡覺起來，忽見箱子開了，探視不見金瓶所在，待問石處士，已去矣。寬直抵其家問之，及尋其舊路，但見林木森森，亂石落落，悄無人跡，亦不知其家所在。寬悵悵而歸。自此，石處士亦不復來。

寬幾夜鬱鬱，無計奈何，遂入府衙陳訴，告理其事。拯見狀便問：「石處士是何處人？」寬具言其往日與彼相會之詳。

拯即差人齎文引，與寬同往其處追喚石處士。公吏到其地方，但見怪石嶙峋，惟無人家，又聞虎聲咆哮，徘徊竟不敢入。及詢之鄰里，皆不知有石處士之家。公吏歸以告拯，拯思之必是妖怪，再差人叩其處，令以文牒焚之，祝之當境土地龍神，必有下落。公吏如其言再往，將牒文焚祝之訖而回。

次日黃昏時，俄然黑風暗起，見有鬼吏數人，縛捆石處士直到廳前。公吏即忙通報，拯便將處士勘問。處士一一招認，供具所盜去金瓶現收藏在家裡。拯差人押處士歸取金瓶。公吏到其處，見有一岩竅如甕大，其中寬闊如屋，有怪石數十，屹立如人狀，其金瓶則掛之石壁之上。公吏取金瓶，仍押處士回衙見拯。拯喚鄭寬取其物色。寬一見金瓶，果是寬家之物。拯著寬領瓶而去。令公吏押石處士斬訖，只見有石碎無數，更無人屍，拯方知即石精也。後其怪遂息。